

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 學術期刊黑名單與白名單及因應建議

彭台光
義守大學

論文編號：3796

收稿：2017年9月5日 → 第一次修正2017年12月23日 → 正式接受2018年2月12日

學術出版業的傳統模式是使用者付費，經由訂閱學術期刊來閱讀、使用學術論文。由於此出版業長期被全球少數大出版商壟斷，期刊訂閱費居高不下，於是學術界催生了開放取用 (open access) 模式，主張由發表者付費，刊登的論文可免費下載，開放使用。但新模式卻衍生出以謀利為目的的出版商和期刊，收費即可刊登，棄審稿把關的前提於不顧，形成所謂掠奪型出版 (predatory publishing) 和偽科學 (pseudo-science)。本文從開放取用的演進談起，介紹掠奪型出版的真相、特徵、品質、投稿者和收費情形，再討論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的特性和造成的影響，並探討台灣商管學者涉入掠奪型期刊的狀況，進而評述學術期刊黑名單和白名單的現況及其困境，最後提出四項因應建議，分別供學者、博士班負責人、大學和學術單位、教育部和科技部參考，期減少商管領域學術研究及其評量制度受到汙染。

關鍵詞：開放取用、掠奪型出版、學術期刊品質。

研究背景

近 10 餘年，掠奪型出版 (predatory publishing) 大量湧現，為學術研究的出版和發表帶來深遠而負面的影響。2016 年 4 月，國際商管教育認證協會 AACSB 在波士頓舉行年會，特地設立一個場次，以「如何找出披著羊皮的狼」(How to spot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為主題，邀請六位學界和業界專家討論對抗掠奪型出版的最新發展。這是全球最大的商管教育認證機構第一次討論這一議題。也是在 2016 年，美國管理學會 (Academy of Management) 第一次在所屬期刊刊登此一議題的研究 (Harzing & Adler, 2016)。無獨有偶的，我國教育部 (2017) 於次年以公函，要求全國專上學校注意教師資審之專門著作，是否刊登於問題期刊，該函並檢送台南地方法院檢查署提供之疑義期刊清單供各校參考。

掠奪型出版影響層面很廣 (Beall, 2015; McLeod, Savage, & Simkin, 2016)，已知的包括以黑期刊論文順

利獲得：博士生畢業、教師的求職和續聘、研究績效考評和獎勵、升等、學校研究排名、各式教育認證等等，其他比較隱性但影響更深的則是學術倫理各面向。本文首先陳述掠奪型出版產生的成因，說明其發展和影響，並整理目前商管領域對掠奪型出版研究的主要發現，再針對全球學術期刊黑名單和白名單的現況重點評述，最後提出對研究者、學術機構、及教育部幾點因應建議，期減少商管領域學術研究及其評量制度受到掠奪型出版的汙染。

從開放取用(Open Access)談起

知識散播是科學演進、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早年的學術界，知識散播是經由個人通信、出書和學會聚會使學術知識得以分享、討論、批判和深化，但是速度緩慢，而且對個別的學者來說，參與這些活動可能體力、時間都難以負荷，對「熱門」的學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後來出現了學術期刊，不但加速了知識的散播，也增進了散播的廣度，延伸到過去難以抵達的地點；同時，學者也較不需因寫信、開會而疲於奔命。

通訊作者彭台光為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國際企業經營學系教授，e-mail: tkpeng@isu.edu.tw。作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委員及林鈺琴、湯慧娟、鍾喜梅三位學者提供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為豐富與嚴謹，李昕耘女士的檢索服務也特此致謝。

史上第一個學術期刊

根據 Lariviere, Haustein, and Mongeon (2015) 的記載，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期刊 *Journal des Scavans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是 Royal Society London 在 1665 年於倫敦發行的刊物，以英文和法文出刊，從此徹底改變了學術知識散播的模式，不但可以定期、大量擴散，有系統的保存，還逐漸發展出研究社群共同接受的審稿制度。在二次大戰前，絕大部份期刊主要由各領域的學會發行，例如：美國心理學會 (APA,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正式成立於 1892 年，心理學者知識散播的平台 APA 旗下有各種期刊，商管學者會讀、會投稿的 *Psychological Bulletin* 是在 1875 年發刊，而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則是 1916 年開始出版。二次大戰後，營利的大型出版商逐漸進入期刊發行的市場。

在美國，1990 年代中期，學術期刊約有 25% 由專業學會發行、16% 由大學或教育機構發行，而出版商發行的學術期刊達 40% (Tenopir & King, 1997)。在英國，同一時期，情形也很近似，出版商 Elsevier 獨大，所有發表的學術論文，有 20% 刊登在 Elsevier 旗下的各種學報（見 Lariviere et al., 2015）。學術出版是一個很特別的產業，學者把精心的研究作品投到出版商辦的期刊，然後有一群學術義工，擔任主編、編輯委員和審稿者幫期刊把關，擇優刊登，之後出版商才開始排版印製行銷，而學術界要付高價才能閱讀這些作品，所花的經費又往往是納稅人的錢，這個產業堪稱是一個完美的商業模式。

90 年代中，也是數位革命的開始。期刊數位化之後，個別學術論文可以以 PDF 的形式收存和傳播，知識散播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電子檔幾乎可以取代紙本，而且低成本高效益，學術傳播透過網際網路，可以無遠弗屆。那時，許多人抱持樂觀的想法，認為數位化至少可以減少印製、寄送的成本，使圖書館和個人可以訂得起期刊，也就是說，數位化可以為期刊危機 (serial crisis) 解套，不論富國窮國的學者，都有更公平的機會閱讀最新出刊的學術論文。

很不幸的，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數位革命之後數年，學術期刊仍然集中在少數出版商手中，而且變本加厲，形成典型的寡佔市場。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紙本時代，圖書館買到的是所有權和使用權，購入紙本期刊之後，期刊永遠典藏在館內，師生世世代代

可以永遠使用；然而學術期刊數位化之後，圖書館購買的是使用權，在合約期間有使用權，但合約到期，使用權自然停止。也就是說，期刊危機沒有減緩，反而惡化。

學術期刊的開放取用

這個危機逐漸受到各國重視，2002 年初，布達佩斯開放取用宣言 (Th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開啟了開放取用運動。此一運動基本理念是免費閱讀 (free to read)，主張學術論文是公共財 (public good)，透過同儕審查的學術期刊，經由網際網路傳佈到全球，任何有興趣的人，不論行業，只要用途合法，而且引註出處，並尊重公共財的原創，都可以免費閱讀、存取、複製、傳播。

開放取用 (以下簡稱 OA) 又稱為 Free Online Scholarship，可以分為兩個途徑，一是自我典藏 (self-archiving)，由原創者 (論文作者) 在一定條件下，免費分享大眾；另一就是出版期刊開放取用，是 OA 運動的主要途徑，在 OA 的期刊中，使用者 (例如：圖書館和一般大眾) 不需付費，改由學會、大學或原創者 (在接受刊登後) 付費。前者又稱為 Green OA，後者被稱為 Gold OA。

全球管理學界的主流學會 Academy of Management 支持 Green OA，反對 Gold OA。也就是說，它反對向原創者 (投稿者) 或其機構收取費用，主張使用者付費，或成為學會會員後，自由使用其旗下六種刊物，如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和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等；在 Green OA 方面，它有政策明訂各項規範，原創者在網路投稿時，就要指明稿件是否要作 Green OA。如果要作，在審稿完成被接受刊登後，可在個人網站公開最後被接受但尚未排版的版本 (亦即最後的 word 檔版本)；而必須等到正式出刊 12 個月 (稱為 embargo period) 之後，才能以排版後的版本 (即期刊出刊形式的 PDF 檔) 全文公開予所有需要的人。以上作法詳閱 AOM 網站有關 OA 的頁面，可說是許多期刊的標準作法，12 個月的 embargo period 是用來保護出版者 (廠商或學會) 的權益。

在個人方面，在管理學界實踐自我典藏最徹底的學者應該是 OB/HR 及研究方法學者 Herman Aquinis，他把 1996 年之後的所有期刊論文在自己的網站上全文免費下載，其中許多是品質很好、頗能讓同儕獲益的

高品質文章。其實不只如此，他把所有的文章全部公開全文下載，包括專書論文、評論、主編的話（2005～2007 擔任 Organization Research Methods 總編輯）等等全部公開，甚至他的專書也可以整本下載，例如：教科書 Performance Management，336 頁，Pearson 出版。他是個很有學術成就的學者，得獎無數，依 Google Scholar 的紀錄，他的作品被引用超過 15,840 次，在 TEDx 可以看見他演講。寫這篇文章時，筆者特別 email 問他，組織領域內是否還有其他學者自我典藏也實踐得很好，Aquinis 的回答是「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 good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at this time.」。後來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筆者向 Anne-Wil Harzing 請教問題，很快發現她也是一位十分樂意分享的學者。Harzing 的專業是國際企業，同時對書目計量 (bibliometrics) 很有興趣，自己還建立了一個商管的 Journal Quality List (JQL)，此期刊名單頗為出名（容後討論）。進入她的網站，可見到許多研究作品是開放取用的；除了 JQL，她還發展了一個軟體 Publish or Perish，協助學者在申請工作、升等時，計算自己研究產出的引用次數，當然學術機構也可以使用，這些都是開放下載，免費取用。因此，筆者認為她也是 Green OA 自我典藏的積極實踐者。

學術出版的開放取用模式，Green OA 可以看見人性的光明面，可是 Gold OA 卻很容易露出人性的陰暗面。有出版發表壓力的學者很多，因為 Gold OA 是出版者付費，於是有人嗅出商機辦理期刊，但卻完全忽略同儕審查的基本前提。

何謂掠奪型開放取用(POA)?

Gold OA 的初衷是好的，透過發表者付費 (pay to publish) 的方式，學術論文可以在經過一定的審查制度之後，付費刊登在 OA 期刊上，透過網際網路快速散播，世界上任一角落的人都可免費閱讀、存取，即使最窮的人也可以和富有的人有一樣的機會獲得知識，這樣的模式誰曰不宜。可是，不久就變調了。

有幾個因素助長了 Gold OA 制度走偏到今天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首先，此一模式在研究者和出版者之間出現過去從未有的交換關係，你把研究作品給我，就有機會付錢之後得以刊登；而在過去，兩方是不涉及金錢的。其次，學術界的研究績效評量制度往往求快求多，少數人可以達到質的標準，多數人可能

退而求其次，期望達到量的要求，有出版的需求就會誘發出版平台的供給，何況有金錢的誘因。另外，網路時代使得創立期刊的進入門檻比過往低了許多，成本降低、技術方便，幾乎可以是無本生意。於是，嗅到商機的人再加上心術不正，就很容易從創設期刊謀利。掠奪型出版的產業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雨後春筍，迅速滋生，科學知識被不嚴謹及欠缺規範的方式散播，有人稱為回到當年美國西部的蠻荒時代 (Kolata, 2013)。從制度邏輯 (institutional logic) 的觀點來看，學術出版一般有兩種邏輯，一是編輯邏輯 (editorial logic)，另一是市場邏輯 (market logic)；前者以學術作品的專業品質為主要考量，後者以作品是否受讀者歡迎能否暢銷獲利為思考，多年來學術出版一直受這二種邏輯左右 (Thornton, 2004)。如今掠奪型出版的出現，棄原有邏輯不顧，既不重視品質，也不在乎讀者反應，金錢是唯一的考量。

如何感知黑期刊和黑研討會

身在學術界，我們如何感受到 POA 的存在？他們經常大量發出期刊或研討會徵稿啟事，許多還是個人化邀稿信，但和正經的期刊或學會徵稿有所不同。例如，他們會說下一期近期出版，請把握投稿機會，但這時不會提到收費的事；他們也會說本刊被某某資料庫收錄，impact factor 是多少等等，但這些資訊往往是假的。在研討會徵稿啟事上，他們列出一些旗下的期刊，說明本會發表的論文有機會在這些期刊刊登。如果我們收到這樣的訊息，就很可能來自 POA。

POA 也常會發出邀請，請收件人參加他們期刊編輯部服務，有時候在國際研討會上面邀，直接填表簽名，更常的是用電子郵件邀請。離譜的是，有時他們的邀請信發給毫不相干領域的學者，顯然是採取亂槍打鳥的手法。一旦答應他們，名字就很難除掉，案例極多。筆者認識的一位國內新進學者，基於在學術期刊編輯部擔任委員是一個肯定，欣然答應擔任某一期刊的邀請，事後發現他的名字出現在該網路出版社的四個期刊編輯部，四個期刊領域不同，但編輯部委員卻完全相同。相信許多讀者常會收到 POA 徵稿通知或擔任職務的邀請，這些信件不難辨識，除了前述的特徵，通常他們發信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出自學術機構（不是 edu 的網域），通常也沒有實體地址。有一次筆者收到一個很可疑的研討會徵稿，上面居然列出大會總召的姓名、學校和電子郵件地址，出於好奇

心，筆者詢問該位學者是否真是此會總召，獲覆：去年會議就叫他們把名字刪除，但他們始終不理會。

這些年來，由於 POA 滋長極快，許多匪夷所思的行徑被報導和研究。POA 會模仿正經期刊的名稱混淆視聽，例如，Global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仿自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仿自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而且把後者的期刊發行宗旨全部抄襲過去 (Tin, Ivana, Biljana, Ljubica, Dragan, & Dušan, 2014)。既有山寨期刊就有山寨研討會，例如昆蟲學的主流研討會 Entomology-2013，被冒充成 Entomology 2013，中間少了連字號，由於乍看是重要會議，接受邀請擔任主題發言人的學者備感榮幸，因可以和領域內知名學者同台。但出版商要求先繳高額出席費才能上台發言，因為這種「榮譽」可以美化個人履歷表，許多人臨場才知道是個騙局，所謂知名學者與會只是幌子 (Kolata, 2013)。有的研討會，付了報名費去到國外現場卻發現沒有研討會，是典型的詐欺。

更糟糕的是網路犯罪，POA 會竄改正經期刊的網址，大量徵稿，騙取稿件處理費，如果期刊語言非英文的，就以新增英文版為名義徵求稿件；已知身分被冒用的期刊都是 SCI 期刊，impact factor 不太高（大多不超過 1），因 IF 太高的期刊不容易拿來騙 (Jalalian & Mahboobi, 2014)。2016 年，美國政府採取了第一個朝向 POA 的法律行動，控告惡名昭彰的出版商 OMICS，它旗下有一大群在醫學和理工領域的期刊，商管只有 15 個（例：Journal of Glob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等等），這些期刊有的收費高達 2700 美元。操作上，OMICS 作了很多欺瞞，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控告這間印度公司出版詐欺 (Alison, 2016)。

Beall 的兩個黑名單

POA 最廣為人詬病的是刊登的論文品質低落，很容易看見錯誤，有的甚至連排版也可能很粗糙，標題版面都缺乏專業，顯現審稿過程草率或無審稿機制，因此有人稱 POA 刊登的論文是「偽科學」(pseudo science)。對於此一現象，投入最多心力去瞭解的應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圖書館副教授級研究員 Jeffrey Beall，他 2009 年擔任 Journal of Library Metadata 主編

時，開始收集 POA 出版社和期刊並在網路上公告，所謂 predatory publishing 就是他創的名詞。

他訂了一套標準，包括查看期刊 editorial board 的真實性，是否用編造的 impact factor 或偽稱收錄在什麼資料庫等等。根據這些檢驗項目，Beall 檢驗 Gold OA 的出版商和期刊是否可疑，並從 2010 年起開始公告掠奪型出版商名單 (Predatory Publishers List)，此一名單不但列出可疑出版商並列出該出版商出版的所有期刊；另外也有獨立存在的期刊，如也符合上述檢驗標準，但並不屬於哪一出版商，Beall 將之列入獨立存在掠奪型期刊名單 (Standalone Predatory Journal List)。在 2010 年，清單上列了 18 個出版商，到了 2013 年底，增加到 473 個出版商和 302 個獨立期刊，而這 473 個出版商一共經營了 9613 個期刊，所以 2013 年底的掠奪型期刊共有 9915 個 (林奇秀與賴環毅, 2014)。另外，Shen and Bjork (2015) 統計，2010 年計有 53,000 篇文章刊登在這些期刊，2014 年增到 420,000 篇。根據筆者的統計，到 2016 年底為止，Beall 的清單一共列了 1163 個出版商 (2016a)，1310 個獨立期刊 (2016b)。至於清單上總共有多少期刊，可以去清單上逐一點選每一出版商，但是太費工了，因為有 1163 個出版商，每一出版商都經營了數量不一的期刊，例如一個叫 Scientific Research 的一共經營了 247 個期刊，所有學術領域都涵蓋了；另有一個叫 Canadian Research Publication 的則有 400 多個，OMICS 則有 700 多個，可謂數不勝數。其實，沒有人真正知道 POA 出版商和期刊到底有多少，因為門檻低、利潤高，隨時可以冒出來，而檢驗則需要時間。可以確信的是，只要有利可圖，POA 不可能消失。

POA 期刊的品質如何？

POA 出現不久，就有不少人對其審稿把關存疑，因此做了各種刺探 (sting)，結果令人瞠目。例如，早在 2009 年，有兩位學者以電腦軟體 SCIgen 編成一篇文章法正確但文句完全不通的偽論文，以假名投稿到 Bentham Science Publishing 下的一個期刊 The Ope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結果獲接受刊登，同時要求付 800 美元出版費，此事公開後引起各方矚目，最後期刊主編，一位匹茲堡大學資訊科學教授，辭職以平息風波 (見 Grant, 2009)。

最有名最有系統的刺探大概是 Bohannon (2013) 的實驗。首先，他胡亂編寫了一篇藥學相關文章，裡

面錯誤百出，他說是一篇「只要有高中化學程度的人都看得出各種問題」的稿件，他複製了許多內容相當近似的版本，再各以一個虛構的作者名字和學術機構名稱，投稿到 304 個 OA 期刊，其中 167 個選自被認為是正經的期刊，全部是列在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是最大的 OA 期刊資料庫) 名冊裡，也有 121 個期刊選自於 Beall 的黑名單，另有 16 個期刊兩個名單都有收錄 (表示有一定比例的黑名單期刊進入了 DOAJ)。寄出後有 10 多個期刊要求先付費，Bohannon 把這些期刊刪除，於是其餘的期刊是真正的研究樣本，是 Gold OA 期刊，文章接受之後要付費才得以刊登。如果期刊發出退稿通知，算是對此期刊的刺探已完成。如果期刊要求修改稿件，而且只是格式調整，他就照辦再寄回稿件；如果期刊要求實質的修改，他就表面小修，錯誤的地方完全不更動。當期刊發出接受函時，他則以事後發現研究有重大缺失的理由請求撤稿。

最後的結果是，157 個期刊接受 Bohannon 的稿子，98 個期刊予以退稿，其餘的 49 個期刊，其中 29 個，它的網頁似乎已無人經營，剩下的 20 個期刊表示還在審稿之中，於是這 49 個期刊也被排除在樣本之外。平均而言，退稿往返花了 24 天，接受刊登花 40 天。Bohannon 表示，在最終的 255 篇稿件中，大約 60% 沒有任何同儕審稿的跡象，如果結果是退稿，這是好現象，表示期刊把關夠嚴謹；但如果結果是接受刊登，表示根本沒有人審查這篇稿。在 106 個多多少少有審稿的期刊中，70% 最後有接受刊登。在 304 個期刊裡，只有 36 個真正有看出稿件中的重大的問題，但即使評審意見非常不利，仍有 16 個期刊主編發出同意刊登的通知。

從刺探結果來看，Beall 的黑名單有一定的信、效度，121 個期刊有 82% 接受了那篇文章，當然也顯示在這次的檢驗中，有 18% 的期刊做了正確的決定-退稿。這次研究也讓一些機構臉上無光，DOAJ 號稱只收錄正經的 OA 期刊，但有 16 個被 Beall 納入黑名單期刊，這 16 個期刊有 9 個接受了這次的假論文。而且，在全部接受刊登的 157 個期刊中，DOAJ 竟佔了 64 個 (45%)，這次事件之後，DOAJ 表示要採取更嚴謹的收錄標準。OASPA (另一個收納 OA 的機構) 後來排除掉二個出版商，因為他們期下的期刊沒有把關。另外，有三個主流大出版商旗下的期刊也有接受這篇假論文，Wolters Kluwer 立即把出事的期刊關閉，

Sage 的一個期刊沒有看出假論文的錯誤，還要求作者付 3100 美元刊登費，事發後總編輯道歉，但辯稱，在隨後排版過程中如發現重大錯誤，仍然不會刊登。全球最大出版商 Elsevier 表示旗下期刊有嚴重疏失，會重啟審稿程序。日本神戶大學出版的醫學期刊也沒有把關，總編輯避不回應，僅由助理表示，因作者已撤稿，因此期刊的接受函並沒有作用。

誰在 POA 期刊發表？

既然 POA 不斷滋生，表示市場持續成長。究竟是怎樣的學者會想向 POA 投稿和發表？Xia (2015)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圖像。他們從生物醫學的領域內，選取三種 OA 期刊 (即全部是發表者付費的)。第一種是低品質，7 個期刊全部從 Beall 的黑名單中選出，而且全部是藥學領域，和 Bohannon (2013) 所投稿的期刊同領域；第二種是審稿有一定嚴謹程度的期刊，選了 5 個期刊屬於 DOAJ 且不在 Beal 黑名單內，而且曾拒絕刊登 Bohannon 稿件的，這些期刊都不是 SCI 期刊；第三種是被肯定的好期刊，5 個期刊從 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中選出，PLoS 是 2000 年成立的非營利機構，旨在推動高品質的 OA 期刊，目前只有 7 個期刊，全部在醫學領域。他們進一步從高、中、低三類期刊裡，選出 2013 年刊登的論文，找出作者名字、機構、逐一在 Web of Science (WOS) 找出他們的所有發表紀錄和累積的被引用次數 (citation)。

研究結果顯示三個組群在論文發表數和論文引用數上有明顯差異。在 POA 發表論文的學者很少人超過 5 篇論文，許多人是第一次投稿 (或第一次有期刊論文)，超過 10 篇的人少之又少；而第二組則多很多，累積到 20 篇左右的不在少數，也有許多人超過 30 篇。在論文引用數方面，情況很類似，第一組很少人超過 5 次，第二組有少數不到 5 次，但許多人累積次數超過了 30 次。由於第三組在論文總數和累積引用數上比第一、二組好很多，這篇研究沒有對第三組多著墨。倒是在作者來源上，有三組的對比，第一組列出 23 個國家，包括印度、印尼、埃及、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墨西哥、義大利、英國等等，第二組列出 11 國，包括印度、奈及利亞、澳洲、韓國、瑞士、美國等等，第三組列出 11 國，包括加拿大、中國、法國、澳洲、奈及利亞、烏干達、英國、美國等。如果以區域來分會比較清楚，第一組學者主要來自南亞 (75%) 和非洲 (14%)，第二組學者主要來自東亞 (57%) 和北

美 (16%)，而第三組學者主要來自北美 (51%) 和歐洲 (33%)。

從研究結果顯示，在 POA 發表論文的多來自資源較貧乏的發展中國家，由於研究的壓力，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有產出，而且許多國家強調國際期刊、國際發表 (Xia, Harmon, Connolly, Donnelly, Anderson, & Howard, 2015)，於是 POA 自然滋生。這些人可能以新進學者較多，如博士生、助理教授等，或者學術訓練不足難以在較嚴謹期刊發表的學者，是「研究社群的無產階級」(research proletariat, 見 Truth, 2012)。不過，Xia et al. (2015) 的研究標的是生醫領域，從筆者的文獻搜尋，專注探討商管領域 POA 的研究很少，Harzing and Adler (2016) 是其一，她們花了不少篇幅討論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此一出名的掠奪型商管期刊，指出其中有一半的論文來自伊朗、馬來西亞和台灣，其他四分之一來自巴基斯坦，南非和土耳其。由於 POA 的市場重點在醫學和理工，針對商管的資訊或研究相對較少。大致上來說，在 POA 刊登的人許多來自氣候比較溫暖而且經濟發展還不太活躍的國家，即所謂的 Global South (Truth, 2012)。本研究會在隨後探討商管期刊的部分，深入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這一出名的 POA，去瞭解誰在其中發表及其他細節。

OA/POA 期刊收費多少？

很多人都好奇不論是正經的 (OA) 或掠奪型的 (POA) 期刊，到底如何收費。在 OA 這一行，要發表人付費，此一費用稱為稿件處理費 (APC, 是英文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的縮寫)。多數 APC 按每篇稿件計算，少數按頁數，稿件愈長 APC 愈高，也有的按作者數，共同作者數愈多，收費愈高。

在 Xia et al. (2015) 的研究對此也有所披露，他們是針對生醫領域作調查，但是樣本不大。在 POA 的 7 個期刊中 (即第一類期刊)，二個主編所在地是印度的期刊，一篇稿分別收 50 和 40 美元，但印度學者投稿有打折，分別收 16 和 12 美元，另一個主編在美國的期刊，每篇刊登費一律 200 美元，還有一個主編在印度的期刊，一律收 16 美元。在第二類期刊中 (也就是列於 DOAJ，並不在 Beall 黑名單，但也不屬於所謂的 SCI 期刊)，一個位於土耳其的期刊收 225 美元，本國人收 33 美元；另外瑞典、印度、美國、瑞士各有一期刊，其 APC 均一價一律分別收 272、500、1699

和 2176 美元。至於他們研究的第三類期刊 (全部是 PLoS 收錄)，其中四個的 APC 是 2,250，另二個是 2,900 美元。從此一研究顯示，有聲譽的期刊收費顯然較高，而掠奪型期刊可能為吸引弱勢學者，加上產業內的競爭，其 APC 低很多。

另外，Solomon and Bjork (2012) 用問卷調查法去了解 OA 期刊的 APC 收費多少，他們把 2010 年 DOAJ 的 17 個領域的 6500 個 OA 期刊作為研究母體，從裡面抽出各領域期刊，再把領域接近的歸成一類，因此一共有七大領域，商管和經濟歸為同一領域，每一領域選出的期刊約有三分之一列在 JCR 2009 (即所謂的 SCI 和 SSCI)。他們進一步在每一期刊選出 2010 年刊登的 15 篇論文，每一篇論文的通訊作者就是他們的問卷填答對象，一共發給 74 個期刊的 1038 個作者，結果有 429 個作者完成問卷 (41% 回收率)，他們來自 65 個國家，代表 23 個出版商的 69 個 OA 期刊。

研究結果顯示，領域差異很大。商管領域的 OA 期刊收費最低，約有 70% 期刊 APC 不超過 500 美元，其他 30% 期刊 APC 介於 500~1000 美元，而物理化學領域期刊，10% 低於 500 美元，有 50% 介於 500-1000，40% 介於 1001~2000 美元，APC 最高的是醫學和生命科學期刊，約有 15% 介於 501~1000，50% 介於 1001~2000，29% 介於 2001~3000 美元。此一研究還進一步分析，期刊屬於 JCR 2009 在收費上是否有差異，統計顯示差異頗大。不屬 JCR 2009 的 48 個期刊在 500 以內、501~1000、1001~2001 和 2001~3000 美元的四個 APC 級距中，各佔 35.4%、50%、12.5% 及 2.1%，而屬於 JCR 2009 的期刊，則各約 4.8%、23.8%、57.1% 和 14.3%。這些數字顯示，屬 SCI/SSCI 的期刊，有 71% 收費超過 1000 美元，而不屬 SCI/SSCI 的期刊，只有 15% 收費超出 1000 美元。許多 APC 收 3000 美元的 OA 期刊，其 impact factor 達 6 以上。

前述二個研究雖然樣本不大 (期刊數)，但多少描繪出 OA 和 POA 在收費上的輪廓：有領域的差異，醫學和理工 APC 較高，商管較低；也有品質的差異，impact factor 愈高，APC 愈高，沒有 impact factor 的期刊，通常難以高 APC 來號召。

另外，Xia (2015) 獨力完成可能是唯一針對 POA 收費進行系統性瞭解的研究。他在 2014 年初，把 Beall 的獨立期刊黑名單作為研究對象，初步有 298 個期刊，到每一期刊的網站一一檢視之後，發現其中有

15 個期刊說明不收 APC，46 個未提到 APC 一事，作者難以查證是不收費或刻意隱瞞讀者，另有 23 個提到 APC，但未寫出金額，由於無法進行分析，這 84 個期刊被排除，最後樣本是 214 個。在這 214 個期刊中，有 119 個 (55%) 的 APC 以印度盧比計價，其中有 81 個期刊以美金計價，有 2 個以英鎊計，以埃及、奈及利亞、伊朗、土耳其幣的也各有 1 個期刊。如果期刊的 APC 有兩種價格，一種是給本國人的，另一種貴一點的是給外國人，他探討的是本國人的 APC，因為這一類的期刊通常以本國投稿為主。

此一研究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首先，POA 期刊許多出於印度，即使號稱在美國、英國的期刊，也列出以盧布計價的 APC；其次，把各期刊 APC 轉換成美金之後，顯示 100 多個期刊收費級距在 50 元之內，其次約 60 個期刊介於 50-100 美元，超過 200 美元的不多。總的來說，印度期刊最高的收 98 美元，最低的收 8 美元；而不論期刊在哪裡經營，在全部 214 個期刊裡，最低的 APC 是 8 美元，最高是 950 美元，平均數 94 美元，中位數 51 美元。他的研究還進一步分析 POA 期刊的其他特性，對瞭解掠奪性學術出版很有幫助。POA 期刊的經營，印度是第一大國，其他主要國家還包括巴基斯坦、奈及利亞、伊朗、土耳其和馬來西亞。至於出刊的頻率，最快的每周出一期，也有的每年出二期，每月出刊的有 90 個期刊，每季的 45 個；刊登的篇數差異更大，有一期刊一年只刊了 4 篇，最多的一年 2286 篇，平均是 227 篇，中位數是 86 篇。

從研究顯示，小期刊仍占多數，有 56 個期刊一年刊登數不到 50 篇，而有 9 個期刊，一年刊登論文超過 850 篇以上論文，9 個期刊加總貢獻了 32% 的篇數。作者也做了簡單的統計分析，期刊 APC 高低和刊登篇數的關係不顯著，相關係數是 -0.0875，可能反映巨型期刊 (mega-journal，指出版大量篇數的期刊) 的 APC 較中小期刊的 APC 低。Xia (2015) 也試圖瞭解 APC 帶給 POA 期刊怎樣的盈收，他以一個巨型期刊和一個超小期刊為例，兩者都是印度期刊，APC 換算成美金，此巨型期刊一篇論文收 105 美元，一年出 1367 篇，總收入 143,535 美元，而此超小期刊 APC 收 100 美元，只出了 19 篇論文，每年收入 1900 美元；以整個樣本來說，平均盈收是 8399 美元 (37 元 APC X 平均 227 篇)，而中位數盈收是 2,752 美元 (32 元 X 86 篇)。

Harzing and Adler (2016) 的研究檢視商管的 POA 期刊，涵括了 Beall 的兩份黑名單，她們查出的 APC 大多是在 100~800 美元的範圍，相對上述的金額，可能反映的是有專屬出版商的 POA 比獨立出版的 POA，其 APC 收得較高。另有研究指出，Elsevier 旗下有 2664 個 OA 期刊，其中 319 個不收 APC (佔 12%)，其餘的收費，高的 APC 達 4600 美元 (Virmani, 2016)。以上數字顯示，期刊的利潤差異極大。

以上各研究大致可以描繪一個 OA 的收費圖像。第一，品質受肯定的，APC 收得高，品質可疑的，APC 可能不會高；第二，領域有差異，硬科學 (hard science，如醫學、工程等) APC 較高；軟科學 (如商管等) 較低；第三，期刊所在的地域也有關係，發展中國家期刊的 APC 許多不到 50 美元。上述的各個研究結果，在解讀上要注意，不一定可以概化到母體，有的研究樣本小，有的限於特定領域，即使 Xia (2015) 是最有系統的檢視，但他看的只是 Beall 獨立期刊黑名單，還有更多的 POA 期刊不在這一名單，而是在 Beall 的出版商名單之下。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最多只看到 2013 年。到 2016 年，POA 快速滋生，遠遠超過 2013 年的 200 多個期刊，總數至少達上萬個。

其實，筆者所獲悉的 APC 遠遠不止上述金額，台灣學者投稿到 POA，已知一般是每頁 300 多美元 (約 1 萬台幣)，每篇約 10 至 15 萬台幣，還有人表示可以代為引介發表，每篇收 15 萬元，換成美金是 3000 多 5000 元不等。因此，POA 收費如何，我們目前所知仍非全貌。

商管領域的 POA 及其影響

從上述討論，可以了解 POA 滋長很快，數量很多，多到難以掌握到底有多少；同時也可以瞭解，POA 出現在醫學相關領域最多，其次理工領域，在人文社會，藝術領域相對少，原因之一可能是軟科學領域研究產出比較慢、比較少，對 POA 的經營者來說，從醫學和理工的「客戶群」著手顯然更有利可圖。但即使如此，我們商管領域的學者，應該很多人經常收到 POA 寄來的電子郵件，邀請在他們的 editorial board 服務，更多的是期刊、研討會徵稿等等，這種垃圾郵件 (spam mail) 很容易辨識，因為通常編輯和內容缺乏專業。筆者一個星期至少收到 10 封這種郵件，

相信許多讀者收到後即予刪除，筆者也是如此，但留下部分作為案例觀察。

商管 POA 期刊的共通處

Harzing and Adler (2016) 並沒有刪除這些 POA 垃圾郵件，反而累積了一定數量，作為探討商管 POA 的研究樣本。她們在 2012 年 POA 開始引起學術界警覺時，從 3 月至 10 月收集從未聽過的期刊的徵稿電子郵件，刪去重複的，一共得到 47 個商管期刊，每一期刊先隨機抽出二篇刊載的論文來檢視其品質，由一位博士後研究員先閱，隨後由 Harzing 獨立再閱，兩者的見解幾乎相同，顯示高度聚合效度（細節容後討論）。47 個期刊中，有二個期刊的論文其實品質不錯，徵稿安排也中規中矩，因此不視為 POA。另外 45 個期刊，有 36 個列在 Beall 黑名單，另有 2 個曾經在黑名單，還有 5 個期刊從未出刊或已停刊。她們進入這些 POA 期刊的網站，歸納出九個共通之處。

第一，由於以金錢營收為著眼，商管 POA 一直努力製造具備正當性的假象。此研究中的 45 本期刊，全部有 ISSN，很多學者不知道 ISSN 很容易申請而且免費，而誤認為期刊已通過某種審核；幾乎每個期刊都會謊稱列在 ISI（即 SSCI）或 Scopus（Elsevier 出版商作的期刊名單）的期刊資料庫或正在申請中。其實在此研究樣本中，只有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是同時在 Beall 的黑名單和 WOS 資料庫，但已於 2012 年被 JCR 除名。Harzing and Adler (2016) 指出，任何期刊都可以自行申請進入想進入的期刊資料庫，但由資料庫主持機構決定是否接受申請；兩位作者舉例說明 Advances in Management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 Commerce 兩期刊都號稱很快可以進入這些資料庫，但始終未被收錄。

第二，許多商管 POA 徵稿的領域包羅萬象，和商管領域有關或無關的稿件，來者不拒，被她們舉例指名的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Research & Development。由於 POA 是以謀利為目的，稿件愈多，利潤愈多，其徵稿範圍寬廣並不令人意外。

第三，這 45 個 POA 商管期刊，有 30 個並沒有主編或主編沒有發表過任何研究，其他 15 個主編，大部份只發表過幾篇論文，而且多是發表在自己的 POA 期刊或其他 POA 期刊，只有 5 個主編有在比較像樣子 (credible) 的期刊發表過。這裡顯示的是，POA 期刊

的宗旨不在推動商管知識的散播，而在追求利潤。

第四，POA 期刊的 editorial board 成員和作者分布在全球各地。通常品質被認可的期刊，editorial board 成員多在經濟和學術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或地區任職，而作者分布或許較廣一些。而 POA 商管期刊，部分沒有列出 editorial board，有列出的大多在非洲、東歐、東南亞等地工作，而作者分布狀況也很類似，許多期刊吸引本國人投稿，如許多印度的 POA 期刊刊登印度人的論文 (Virmani, 2016)。

第五，POA 期刊的所在地也耐人尋味，有 1/4 期刊沒有透露期刊總部所在地，有透露的則以奈及利亞最多，也有的總部所在地說是在美、加、英國等地。但 Harzing and Adler (2016) 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Commerce 為例，該期刊列出明確的英國地址，但從 domain name 和伺服器位址，其實總部是在巴基斯坦。POA 期刊對於主編的工作單位透露更少，有一半只列出姓名，但沒有學校名稱；而有列出校名的，以她們的說法，那些學校是幾乎沒有聽過的；而有三個期刊，列出主編來自名校（如史丹佛大學），但她們追查姓名和學校，都查無此人。第六，POA 期刊的審稿快速，快則幾天可以接受刊登，慢的通常不會超過一個月。由於很可能沒有實質審稿，形成了 POA 期刊的第七個共通處：品質低落。

第八，POA 期刊的文章不容易在網路上被找到。POA 是 OA（開放取用）的一環，所刊載文章是否能公開取得也是一個關切點。在 45 個樣本期刊中，有 28 個的文章無法從 Google Scholar 中找到，10 個勉強可以找一些，其他 7 個期刊倒是可以方便找到。第九個共通處是 POA 期刊文章的引用次數很低。2013 年 9 月，兩位作者進行了檢視，計算各期刊的年度累積總引用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和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達到 2800-4700 次之多，但因這兩期刊每年接受刊登 2000-4000 篇論文，所以平均起來每篇被引用大約 1 次；再仔細深入檢視，絕大部份是作者自我引用。因此，Harzing and Adler (2016) 的結論是，POA 對學術演進毫無貢獻。

在 POA 發表論文誰獲益？

POA 產業過去 10 年迅速滋長，表示學術界有很強的發表壓力，有出版的高度需求，自然會有出版的高度供給，尤其 POA 的特性是接受率高，出版速度快

而且量最大，其最大的獲益者顯然是 POA 出版商及期刊的經營者，收到的稿件篇數直接反映了金錢盈收。至於投稿、發表在 POA 期刊的研究者獲益如何？我們可以理解，有一些博士生可以經由 POA 國際期刊發表通過畢業門檻而順利畢業，求職者可以因較豐富的履歷而較易獲得工作，工作中的教師也可能因此通過服務機構的年度研究考評，申請到政府、企業的研究補助，甚至因而獲得研究獎勵、調高薪水或獲得升等。然而，對此有系統的研究幾不存在，根據筆者的文獻搜尋，僅得一篇，而且正好是針對商管學者作的研究。

Pyne (2017) 以一個加拿大教學型大學的商學院作研究對象，以次級資料進行分析，旨在探討教師發表在 POA 期刊，相對於發表在正經的期刊，是否在薪資、研究獎勵上獲得更多好處。個案是一年輕的商學院，規模不大，只有四個系：財金與會計、經濟、管理、行銷；全部師資有 62 位，共分為四類：講師 14 位、教學深耕 12 位、教研並重 27 位，最近退休但仍在學院服務的有 3 位（包括講座教授）。此商學院採用紐西蘭及澳洲商管學院建立的 ABDC 期刊名單，做為評量教師研究績效的標準，此名單是澳洲和紐西蘭各商學院在不同商管領域的專家組成，共同決定領域期刊的分級，最高等是 A*，是領域內前 5%—7% 的期刊，其餘再分 A, B, C 一共四等，因此 ABDC 名單不是只根據所謂 impact factor，更多的是專家意見。作者把所有教師 2015 年及之前發表的全部期刊論文納入。簡單的說，本研究是看教師個人發表的期刊篇數及期刊品質，和他們的薪資及獲研究獎勵之間的關係。

這個商學院到 2015 年止，總共在 Beall 黑名單期刊發表了 77 篇文章，在 ABDC 名單的 A*、A、B、C 四等級分別共發表 24、60、124 和 137 篇，其中 42 篇刊登的期刊，同時在 Beall 黑名單和 ABDC 期刊名單出現（亦即 ABDC 也收納了一些 POA 期刊，下節討論），把這 42 篇重複的扣掉，再加上 116 篇發表在其他和上述二個名單無關的期刊，此商學院一共發表了 496 篇論文。整體看來，發表在 POA 的 77 篇論文佔了整個學院全部 496 篇論文的 15.5%。從個別教師來看，有一位教師發表最多 POA 論文，共 10 篇，另有一位總共發表了 4 篇期刊論文，但全部在 POA 發表，自然也有教師從不在 POA 發表。從四類教師來看，教研並重的教師有 61.5% 在 POA 期刊發表過文章，教學深耕教師和講師分別有 50% 和 28.6% 在 POA 發表過。再從在 POA 期刊發表過文章的教師來看，教研並

重的教師有 75% 的人在 POA 發表超過一次，平均是每人 4.3 篇，而講師和教學深耕的教師則是平均每人 2.5 篇。從研究數據看來，不論是哪一類教師，只要向 POA 投稿過一次（也就是刊登過一次），很可能就會有動機再去投稿 POA。

統計數字也顯示，向 POA 投稿的人很多不是學術上的生手，助理教授中只有 10% 有 POA 發表的紀錄，副教授 68.8%、正教授 100% 有 POA 論文。因此，從這一樣本來看，向 POA 投稿的人大多不是新進學者，而且也不是不慎誤投。Pyne (2017) 進一步分析，發現有 7 位教師在被聘入此商學院之前，即有 POA 論文，很難判斷 POA 論文對求職是否有助益，但至少顯示並沒有因 POA 發表被拒工作機會。另一方面，有 10 位教師在申請升等正教授或終身職 (tenure) 或之前即有 POA 論文，而且全部順利成為正教授或得到終身聘書，也顯示在 POA 發表論文沒有成為阻力。

本研究的二個主要研究問題是：1. 發表 POA 論文和薪資是怎樣的關係 2. 發表 POA 論文是否有利於得研究獎勵。為回答第一個問題，作者以教研並重的 27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因為他們是唯一被要求要有研究產出的教師。結果發現，論文發表數和薪資成顯著正相關 0.736 ($p = 0.019$)；如果只看 POA 論文數（不論是否屬 ABDC 名單），和薪資並沒有顯著關係。第二個問題探討學術發表和研究獎勵的關係，也是以教研並重的 27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因為其他三類教師沒有研究獎勵。結果在 POA 但非 ABDC 期刊發表和研究獎勵呈顯著相關 0.714 ($p = 0.000$)。

研究小結：三個訊息

一篇研究的結果不一定能概化到其他商管學院，但這篇研究用的是次級資料，分析結果反映了一些有價值的訊息。第一，投 POA 的人不見得只是新進學者，資深學者也頗有可能，環境影響行為，當 POA 直接或間接受到鼓勵，就形成誘因讓當事人知道 POA 是個可行的選項。第二，研究獎勵制度如重量多於重質，又缺少機制防範 POA，就會形成以量取勝，研究結果顯示，個案中的商學院採行的就是這樣的制度。筆者和 Derek Pyne 多次以電子郵件討論本研究細節和黑白期刊名單相關事宜，獲悉個案商學院以教學為導向，研究獎勵較偏重篇數，但沒有防範黑期刊的機制。

第三，如果 POA 的受益者是出版商和期刊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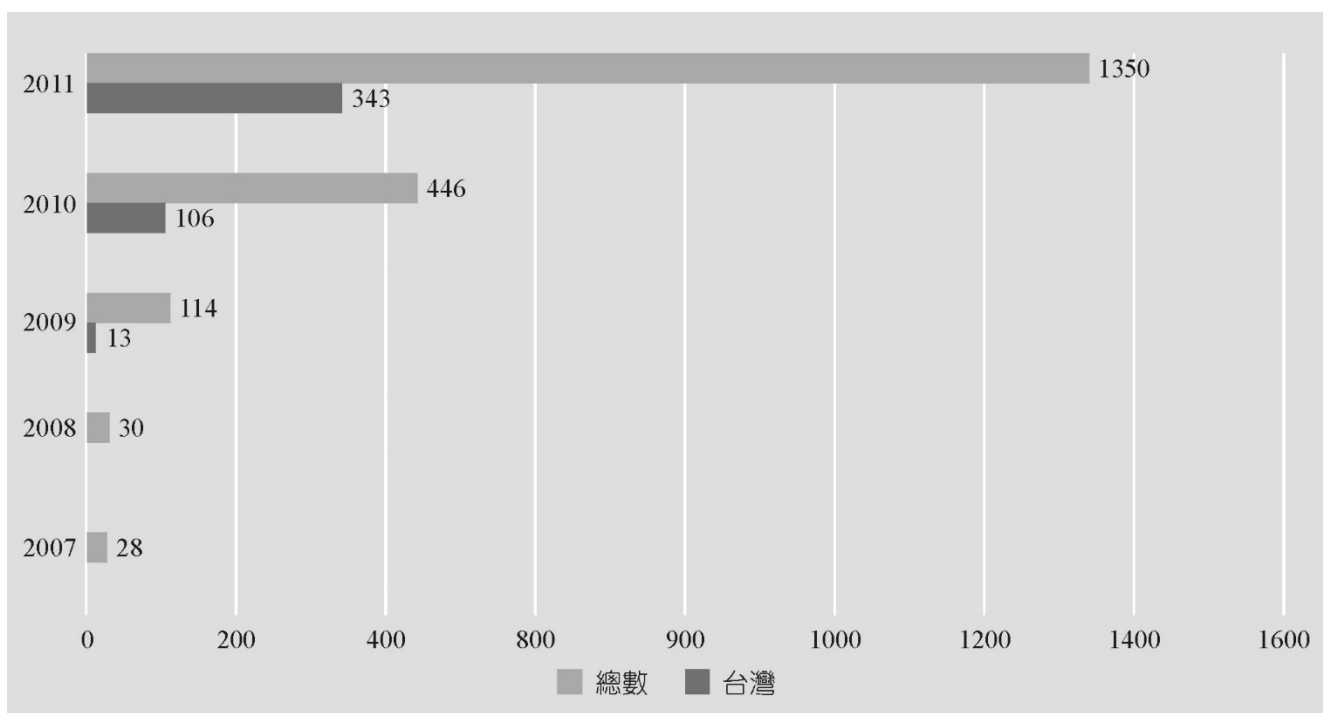
者，以及投稿刊登的學者，有一個問題還沒有答案：是否有可能這些學者也是期刊的經營者，甚至是出版商？要回答這一問題並不容易，POA 通常沒有主編，沒有 editorial board，有也以假的居多，其負責人更不會出面 (Beall, 2015)。從 POA 廣為徵稿，可以判斷他們對學術界熟悉，瞭解學界研究發表的壓力 (publish or perish)，知道領域內知名學者，可以盜用其名引誘其他學者；也知道領域內期刊名稱，可以仿冒成幾可亂真的山寨期刊；更有辦法拿到同行的電子郵件地址，大批發送，保守判斷，POA 的經營者即使不在學術界，至少和學術界有密切關係。換個角度看，有 POA 投稿經驗的人，瞭解 POA 的竅門，心念一轉，利字為先，也有可能自己或夥同他人辦起 POA，畢竟對學術界和 POA 都熟悉，此一問題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倒是有一個 Beall 黑名單出版商而且惡名遠播的 OMICS 比較高調，其負責人叫 Srinubabu Gedela，是印度 Andhra University 生物科技博士（見 Kolata, 2013）。

台灣商管研究與 POA

台灣學者花錢投稿的期刊，有一些早已列在 Beall 的黑名單，如 Actual Problems of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Global Economics，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等等，但也有其他期刊也要付費，也幾無實質審查，可是不在 Beall 的 POA 名單內，可能是他力有未逮，以至於產生前述的型二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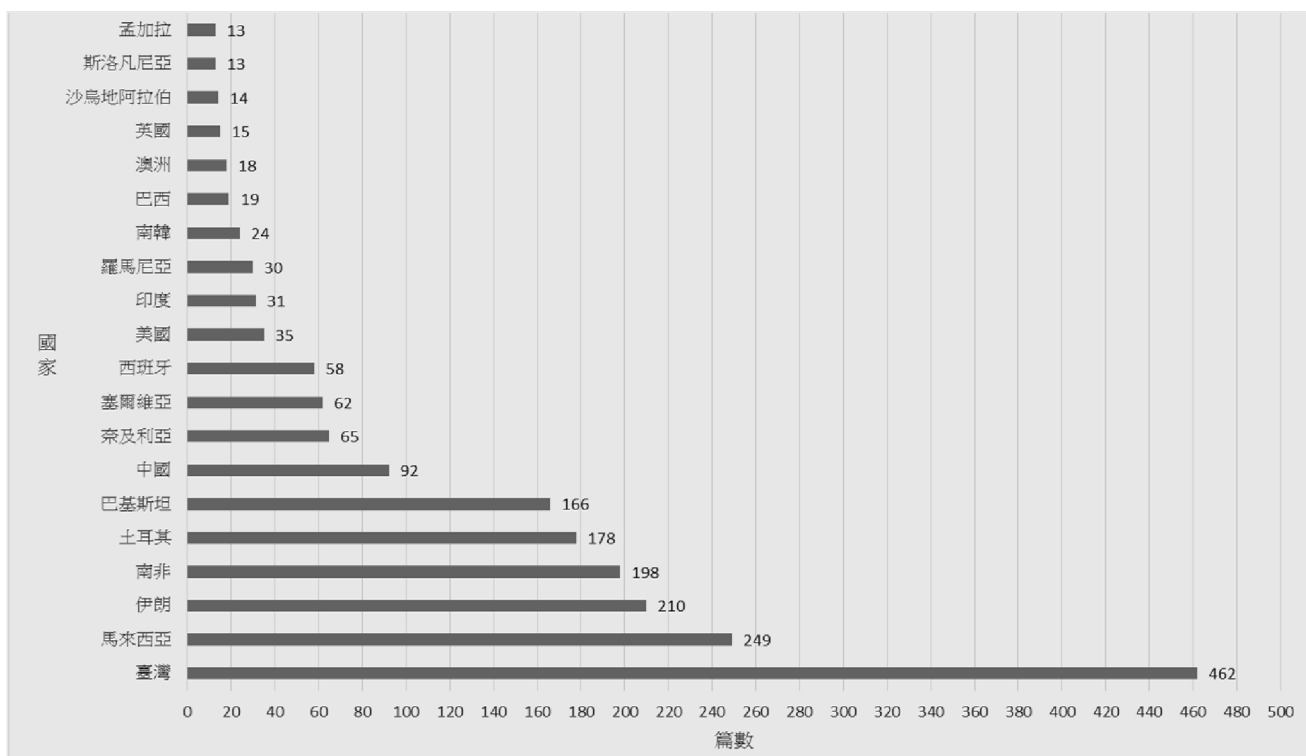
雖然我們知道台灣的商管學者有不少人向 POA 投稿，以取得國際期刊發表紀錄，但對 POA 期刊在台灣商管學界的影響所知其實很有限。在這個領域，被討論最多的 POA 是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以下稱 AJBM），我們可以此期刊為標的進行瞭解。AJBM 創刊於 2007 年由 Academic Journals 出版，是 Beall 名單上的 POA 出版商。從 2007 年起至 2011 年，收錄在 WOS，於 2012 年被除名。也就是說 AJBM 自 2007 年至 2011 年屬於 SSCI 期刊，但 2012 年起不再是 I 級期刊。此期刊出刊當年就被收錄，因此有學者質疑 SSCI 的嚴謹性 (Harzing & Adler, 2016)。2007 年至 2011 年，其每年出版的論文數目依序是 28，30，114，446，1350 篇。2011-2013 每周出刊一期。圖一呈現在此五年間，每年 AJBM 刊登總篇數和台灣於同一年度發表的篇數。從此圖可看出，台灣學者在前二年還不清楚此一期刊，但第四、五年投稿數激增，反映出商管社群有一種共同的敏銳度。



圖一 AJBM 2007-2011 刊登論文總數及台灣學者發表數

圖二呈現國家層次的數據，AJBM 於 2007-2011 五年總共登刊 1968 篇文章，貢獻最大量的是台灣（462 篇），其次達 30 篇的依序是馬來西亞（249）、伊朗（210）、南非（198）、土耳其（178）、巴基斯坦（166）、中國（92）、奈及利亞（65）、塞爾維亞（62）、西班牙（58）、美國（35）、印度（31）等國，圖二呈現篇數最多的 20 個國家。從圖二顯示，投稿到 AJBM 的學者主要來自南亞、中東、非洲、東歐，和前節（誰在 POA 期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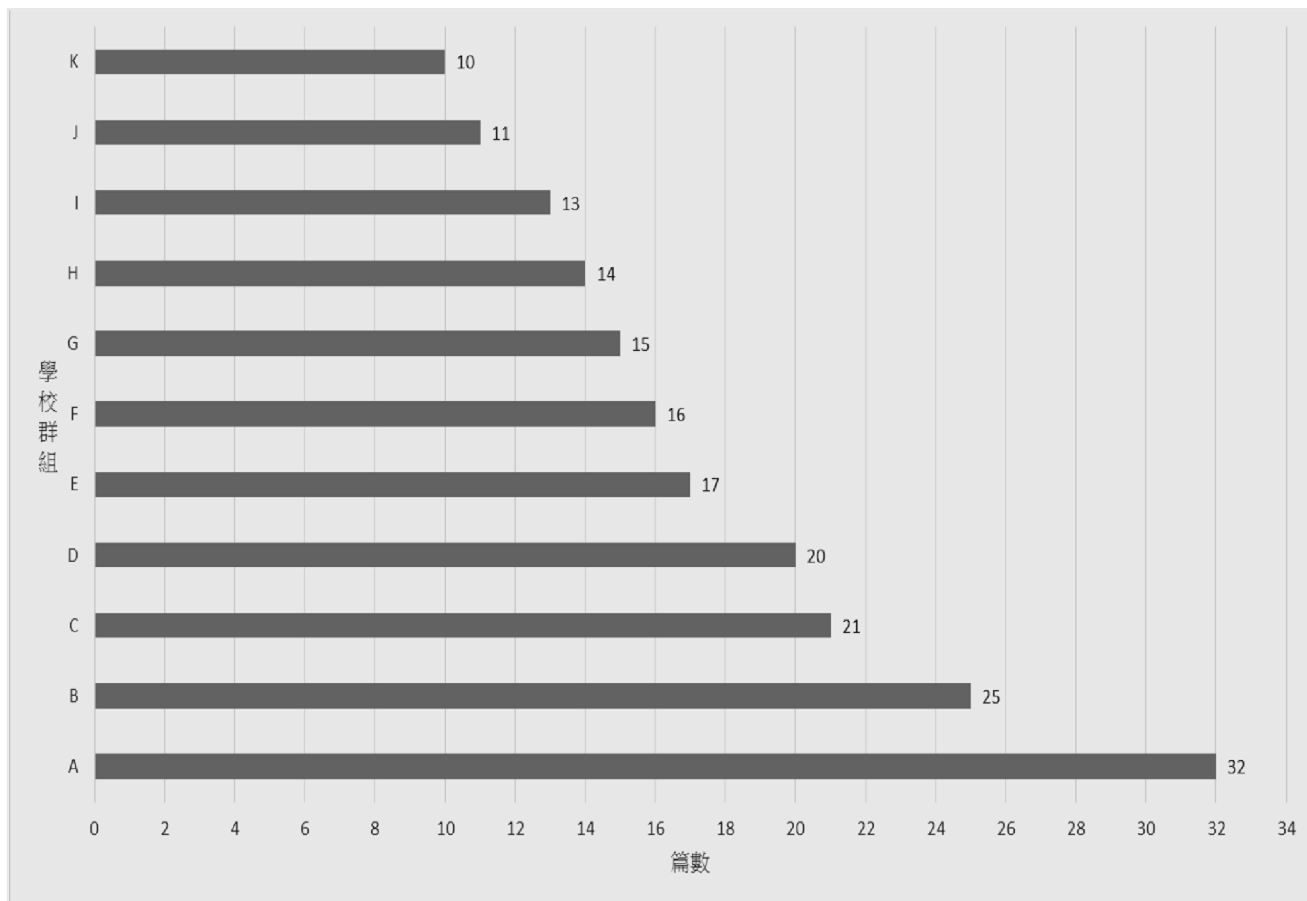
表？）比較，該節討論的是生物醫學期刊，大致可以看出研究壓力大，但學術資源少的國家明顯會向 POA 投稿，本節討論的是商管期刊，其中頗有共通處，南亞、非洲和中東國家重複出現，都屬所謂 Global South (Truth, 2012)。最明顯的不同是，在生醫領域的 POA，台灣沒有被列入主要國家，但在 AJBM，台灣論文出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裡或許有領域的差別，也可能是抽樣的因素（看要檢驗的是哪些期刊），但如要深入探討，已超過本研究的範圍。



圖二 2007-2011 刊登於 AJBM 之篇數前 20 名國家

圖三呈現機構層次的數據，AJBM 屬於 SSCI 期刊的五年期間台灣學者計刊登了 462 篇文章，進一步分析資料，投稿作者分布於台灣 100 所大學，發表最多的有 32 篇，最少的有 2 篇。圖三顯示出版篇數達 10 篇以上的學校：32 篇（淡江）、25 篇（成大）、21 篇（交大、文化大學）、20 篇（長榮）、17 篇（彰師大）、16 篇（雲科大、銘傳、逢甲）、15 篇（樹德科大、中正大學、中華大學、勤益科大）、14 篇（朝陽科大）、13 篇（台大、亞洲大學）、11 篇（中山、中興、中央）和 10 篇（靜宜、中原）。其他，達五篇的學校包括：9 篇（僑光科大、台北商業大學、台師大、北科大、嘉義、大業、清雲科大）、8 篇（元培科大、台科大、南開科大、致理技術學院）、7 篇（東吳、弘光科大、高雄第一科大、嶺東科大、輔仁、崇右影藝科

大）、6 篇（育達科大、屏商、台北大學、虎尾科大、暨南大學、高雄餐旅、政大）、5 篇（元智、台灣海洋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屏科大、高應大、明道大學、德明財經科大）。從圖三來看，投稿 AJBM 的主要學校包括國內研究及教學型大學，也包括國立、私立院校，資料反映，不論資源良窳，只要有研究壓力，而且學校缺乏有效的研究品質管考（視發表國際期刊優於國內期刊、偏重發表篇數），就會產生向 POA 投稿的壓力和誘因。有一點值得注意，部分學校數量之多，很可能有人一投再投，因為制度鼓勵，有兩人竟投了 8 篇，呼應了 Pyne (2017) 的研究：只要在 POA 刊登過一次，很可能就會有動機繼續投稿 POA。未來研究可以再找出其他台灣學者偏好的 POA，進行類似分析，應該可以拼出更豐富的圖像。



A: 32 篇（淡江）、B: 25 篇（成大）、C: 21 篇（交大、文化大學）、D: 20 篇（長榮）、E: 17 篇（彰師大）、F: 16 篇（雲科大、銘傳、逢甲）、G: 15 篇（樹德科大、中正大學、中華大學、勤益科大）、H: 14 篇（朝陽科大）、I: 13 篇（台大、亞洲大學）、J: 11 篇（中山、中興、中央）和 K: 10 篇（靜宜、中原）。

圖三 2007-2011 刊登於 AJBM 達 10 篇之我國大學

學術期刊黑名單和白名單評述

學術界需要黑名單和白名單來瞭解學術研究的品質，前者提醒什麼要去避免，後者提供分級，告知怎樣可以接受。黑名單極少，Beall 的名單可能是唯二。至於白名單則相當多，商管領域可以用的，短的包括 Financial Times Journal Ranking，UTD List of Journals 等等，長的包括 JCR、DOAJ、ABDC、JQL、ABS、Scopus 等等，短的有些只列 24 個期刊，其收納標準是很高的，長的收納動則數千或上萬個期刊。短的白名單期刊，其品質被肯定，但大部分學者要刊登在這些期刊會很有挑戰性；換句話說，如果只考量短的白名單，可能鑑別度有限。而長的白名單，一般把期刊分了幾個等級，但往往收納了低品質期刊，讓使用者不放心；例如，Nelson and Huffman (2015) 以 Beall 的

2015 版黑名單去檢查，發現 DOAJ 收了 812 個黑期刊（佔收錄的 8.36%），而常用的大型資料庫 ProQuest Central 收了 299 個黑期刊（佔收錄的 1.41%），EBSCO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則收了 55 個（佔收錄的 0.40%）。而且許多長的白名單需要訂閱，付費才得以使用。例如，Web of Science（WOS 提供 JCR List）2017 年在台灣的價格是台幣 450 多萬，而且只涵蓋理工和人文社會兩類期刊，第三類的藝術期刊還不包括。考量篇幅，以下僅列舉部分。

Beall 黑名單

Beall 的名單被公認為最重要的期刊黑名單，許多研究論文是以他的黑名單為標準，進行相關議題探討，本文引述的研究中，許多是其中有代表性者。許多學術機構也以 Beall 的期刊作為期刊品質的重要考量標準，持平的說，Beall 名單是全球第一個主要的期

刊黑名單，但它並不完美。他自 2009 年以來，發覺問題嚴重，開始訂了一套審查標準（見前節），開始建立掠奪型出版商及其所屬期刊名單，也另外建立了獨立的掠奪型期刊名單，而且定時更新公告。但於 POA 滋生太迅速，而且查證費時，因此永遠有許多漏網之魚，因此他的名單一定有型二錯誤；至於他放在名單上的期刊，也有雖符合他定的掠奪型條件，但還算有審稿過程，經過爭取交涉而從名單上移除的，也就是說，期刊被冤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他的名單也會有型一錯誤。總的來說，即使有這些缺點，有許多人認為 Beall 名單對判斷期刊品質很有幫助（如 Harzing & Adler, 2016; Pyne, 2017）；但是也有推廣 OA 的人，認為 Beall 名單會使以 OA 良善宗旨的科學知識散佈模式被汙名化，這些人認為 Beall 基本上是個反 OA 的人（例如：Berger & Cirasella, 2015），至於從 POA 獲利獲益的人（經營者和投稿發表的人）當然也對他不滿。Beall 這些年有官司訴訟，不令人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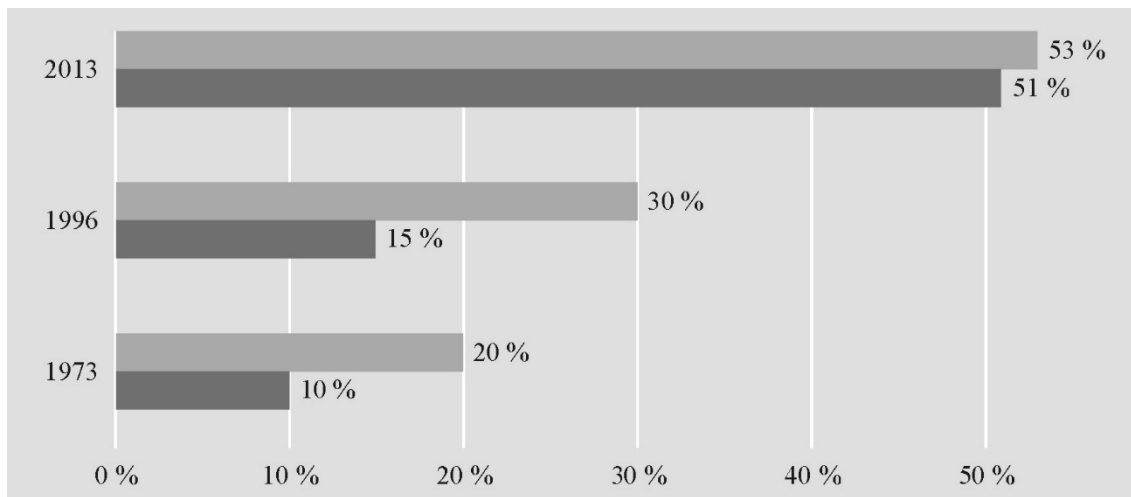
令人意外的是，Beall 自 2017 年 1 月中旬關閉了個人網站中的二個黑名單。幸好，他最後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更新的完整名單在網路上很容易找到，遺憾的是，自 2017 起可能沒有個人獨力再繼續查證 POA 期刊，畢竟這工作相當費時費工。媒體上有各種報導和討論 Beall 關閉黑名單一事，Beall (2017) 對此有說明。他說把黑名單關閉主要來自圖書館社群同行的壓力，因為許多同行十分痛恨主宰世界學術出版業的壟斷者（如 Wiley、Elsevier 和 Taylor & Francis 等等），希望以 OA 的新模式使學術產品可以免費公開給任何需要的人，進而打倒這些長年以傳統模式成為既得利益者的出版業鉅子；而 Beall 高調提醒世人 POA 的滋生，正好打擊了圖書館同行努力推動的 OA 新模式。Beall 認為這些同仁為了推動 OA，而沒有善盡圖書館人的基本責任：警告教師和學生掠奪型學術出版的猖獗 (Beall, 2017)。在犯了同行的大忌之後，他關掉了經營 5 年多的二份黑名單。

出版業的寡佔生態

有關大出版商長期壟斷學術出版（包括期刊和專書），在本文開始有提到，OA 運動的興起原因之一就是減少主要出版商的寡佔，即使這些出版商也會搶進 OA 市場。現在 OA 推動了 10 多年，出版界的生態是否有所改變？Lariviere et al. (2015) 對此有所探討。他們查看 1973 年~2013 年間所有登錄在 JCR 的

期刊論文（即 SCI 和 SSCI），一共有 44,483,425 篇，按年代、領域和出版者分析，其結論是，隨著年代演進，學術論文出版愈來愈集中在少數大型出版者，在理工醫學領域（SCI），最大出版者依序是：Reed-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和 Taylor & Francis，其中 ACS 是學會，其他 4 個是出版商；在人文社會領域（SSCI）依序是：理工醫學的 4 個出版商，加上第五名 Sage，也是出版商。以下是一些統計數字，可以提供讀者比較具體的概念。在刊登論文總數上，在 1973、1996、2013 三個年度，理工醫學的五大出版者占了 20%、30%、53%（其前三大就佔了 47%），而人文社會的五大則從 1973 年的不到 10%，到 1996 年的 15%，升到 2013 年的 51%。在論文引用數上，2013 年，理工醫學五大出版商達全部引用數約 53%，同年人文社會的五大達到 54%。在期刊總數上，理工醫學五大佔了 53%，而人文社會五大佔了 51%。根據維基百科，大出版商擁有的期刊數十分驚人，以 Reed-Elsevier 為例，2016 年計有 2500 多個期刊，20,000 多個編輯，一年刊登 420,000 多篇論文；另外，Springer 有 2900 多個期刊，Sage 有 1000 多個。根據 Lariviere et al. (2015)，過去 40 年，雖然不斷有新出版商加入學術出版市場，但規模都不大，很難對生態產生影響。造成市場愈來愈集中的主因是公司併購，尤其是大型公司之間的合併，例如：JAI 和 Academic Press 被 Reed-Elsevier 併掉，Kluwer 被 Springer 併掉，Routledge 和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被 Taylor & Francis 合併。合併代表了期刊所有權易主，因此大者更大，形成典型的寡佔市場。

寡佔市場通常不是消費者（學術機構）所樂見的，五大出版商到底有多少利潤？Lariviere et al. (2015) 也提供了部分答案。他們依據各公司揭露的年度報告進行分析，於此僅作重點報告。以 Reed-Elsevier 為例，1991 和 1997 年，其利潤分別是 6.65 及 14.51 億美元，到了 2012 和 2013 年，利潤都超過 20 億，其利潤比 (profit margin) 從未低於 30%，2013 年是 38.9%。Springer 的利潤比在 2012 年是 35%，Wiley 在 2013 年是 28.3%，Taylor & Francis 同年則是 35.7%。在 2011 年，整個出版業利潤是 94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這些大公司的經營成果。由於學術期刊和資料庫的訂閱價格由這些大出版商訂定，學術機構幾無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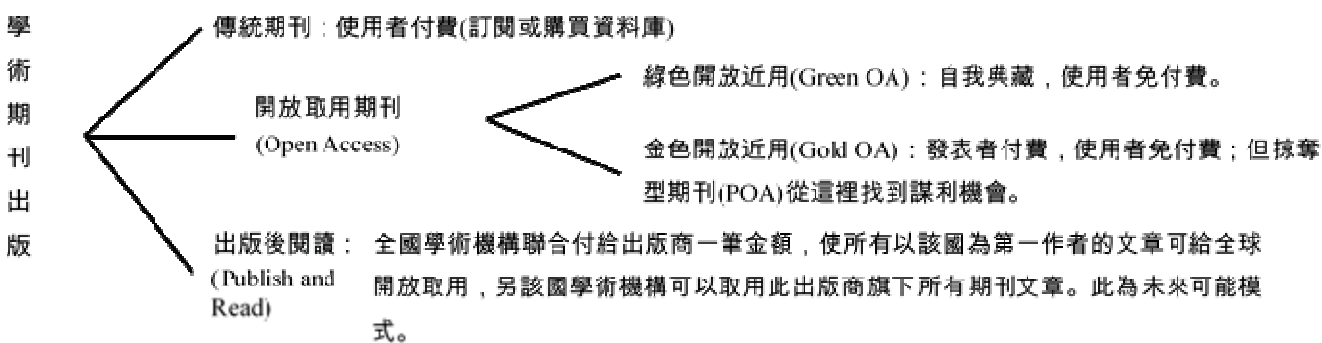


說明：1973-2013 之 JCR 期刊（即 SCI 和 SSCI）刊登論文總數是 44,483,425 篇。淺色是指理工和醫學，深色是指人文和社會。兩個領域的五大出版商有 4 個重複：Reed-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 & Francis，人文社會加上 Sage。兩個領域的論文引用次數百分比之趨勢和論文總數百分比趨勢也很近似。本表是根據 Lariviere et al. (2015) 資料製作。

圖四 全球五大出版商出版總論文數占 JCR 之百分比

例如在台灣，由於 Elsevier 資料庫漲價幅度大，2017 年許多大學準備抵制拒買，後來代表 140 多個大學、中研院、科技部等等機構的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簡稱 CONCERT) 經過費時的談判，才得到雙方勉強可以接受的價格。類似的長期談判也在其他國家發生，學術機構揚言抵制，逼大出版商上談判桌。最近的一個趨勢是出版後閱讀 (publish and

read)，亦即期望做到一國的學術機構共同付給出版商一筆金額，使得所有以該國為第一作者的研究論文可以開放給全球免費取用，同時該國學術機構可以取用此出版商旗下所有期刊論文。過去二年，德國、荷蘭、芬蘭、英國、奧地利和大出版商都在朝此新模式洽商 (Vogel & Kupferschmidt, 2017)。學術出版主要有三種模式，圖五呈現了一個簡要的全貌。



圖五 學術期刊出版的模式

在這樣的氛圍下，OA 是很多人（尤其是圖書館人）的寄託 (Petrini & Alleva, 2015)，希望可以打破寡佔的產業生態，而 Beall 提出 POA 名單，偏偏受到許多重視和討論，對 OA 推動者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逆流，在此壓力下，Beall 只好關閉黑名單。

JCR 白名單

黑名單和白名單可作為研究品質的判斷，由於黑名單停了，白名單的角色更形重要。JCR 可能是最被熟知的白名單，它收納了 3000 多個人文社會期刊（即 SSCI），根據的是各期刊論文的引用次數，算出每一收錄的各種 impact factor，impact factor 愈高的期刊，被認為影響力愈高，這是一種書目計量 (bibliometrics)

的作法，不同於其他以期刊聲譽 (reputation) 為考量的作法 (例如：ABDC 名單)。以 impact factor 為考量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多研究已經指出，引用次數和 impact factor 可以人為操作，膨脹的數字會產生虛假的期刊影響力或個別論文作者的學術聲望 (例：Harzing & Adler, 2016)。JCR 名單的另一個問題是它也收納了 Beall 黑名單期刊，由於建立 JCR 名單的是一個上市公司 Thomson Reuters，2017 年被另一家公司 Clarivate Analytics 收購，兩者都是商業機構，外人很難有期望和督促。而且如上述，JCR 非常昂貴。

DOAJ 白名單

OA 期刊的白名單最有名的應該是 DOAJ，它被 Bohannon (2013) 檢測出收納了 64 個黑期刊後，痛下決心從嚴審核，還要求已在名單的期刊重新申請。迄 2017 年 8 月 20 日止，從 DOAJ 網站顯示，已增加了 5077 個期刊，但也刪除了 2704 個有問題的期刊，其中包括前提起的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DOAJ 此時總共收錄了 9789 個期刊 (DOAJ, 2017)，這些期刊數目似乎驚人，因為此數涵括了所有領域。DOAJ 是一獨立機構，由一群關心 OA 的國際社群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for Open Access 在運作，接受捐款，但聲明完全獨立運作。從它詳細透明的網站來看，DOAJ 應是一個未來可以期待的白名單，但它只專注於 OA 期刊，而不包含傳統期刊 (需要訂閱的期刊)。另一個被討論的 OA 白名單是 OASPA，由一個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的團體運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上其網站瞭解。

ABDC 白名單

ABDC (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 是商管領域的一個有名的白名單，2007 年 40 個澳洲商管學院共同開始建立期刊品質名單，供紐西蘭、澳洲的商管學院參考運用，2009 年和 2013 年有更新名單。目前用的是 ABDC 2013 年的名單，在 2016 年曾做了一次期中檢討，除了新增一些期刊也剔除一些 POA。前節說過，ABDC 2013 名單收納了一些 Beall 黑名單期刊，期中檢討移除了一部分，各次領域都有，例如：資管移除 Academy of Information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Journal 等，會計移除 Global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等，財管移除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 Journal 等，財管還移除了一個不在 Beall 黑名單的台灣期刊 Academy of Taiwan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地址位於南頭草屯，移除理由未說明)，經濟移除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等，行銷移除 Asian Journal of Marketing (USA) 等，管理領域刪除最多，計 22 個期刊，包括 Europe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等，也有一個不在 Beall 黑名單的台灣期刊被移除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地址位於台北，移除理由是：online evidence of pay-for-publication model)。

ABDC 期中檢討雖然移除了不少問題期刊，但仍有 25 個 Beall 黑名單期刊尚未移除，令外界失望。原來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定，為慎重起見，要增加或刪除期刊，必須經由合格者 (稱為「eligible submitter」)，以正式程序提出建議，合格者是指在紐、澳的商管學術機構或商管專職教師，局外人不符資格。合格者提出時，可經由外部的重量級學者 (eminent scholars and signatories) 簽署加持 (以上詳見 ABDC Journal Quality List-Interim Review 2016)。

由於有的 JCR 名單太長，涵蓋太廣 (所有社會科學領域)，而且一直擺脫不掉黑期刊，國內有些商管學院已經開始採用 ABDC 期刊名單作為教師研究考評的指標，ABDC 比 JCR 短很多，而且領域清楚，顯然比較好用。但 ABDC 仍有 25 個 Beall 黑期刊，為利各商管學院考評及學者投稿參考，附錄一列出這些期刊。

JQL 白名單

另一個知名的商管白名單是 Anne-Wil Harzing 建立的 JQL，她在 2000 年開始建立此名單的第一版 (那時許多現在已有知名度的白名單還沒有開始出現)，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更新，目前最新的第 59 版是 2017 年 4 月更新的。JQL 白名單共分 15 個次領域，而且分得較細，除了一般認知的商管，還涵括了 innovation、business history、tourism 等等次領域，目前總共收錄了 900 多個期刊。JQL 特別的地方是，它的排序根據 18 個定期出現的國際商管期刊白名單，例如：Financial Times Top 50、法國 ESSEC 商學院期刊排名、ABDC、德語系商學院教授聯盟期刊排名、英國商管學院期刊排名 (ABS) 等等。這些白名單有的長 (如 ABDC) 有的短 (如 FT 50)，為了使 JQL 易於

管理（不致太發散），Harzing 在收錄時，碰到長的白名單，會儘量不納入等級排在後面的期刊，所以期刊數大致維持在 1000 個之內。前面提到好幾個白名單被發現收錄了有問題的期刊，算是破了功，而 Harzing 長期關注期刊品質 (Adler & Harzing, 2009)，她建立 JQL 的方法是參考十多個其他白名單，選取各名單品質比較有交集者，也就是說，選取的是各名單共同認可的期刊，以此一方式能收到黑期刊的可能性非常低。她也向筆者保證，JQL 不可能會收錄黑期刊。因此，筆者相信 JQL 是一個有效度，可以令人放心的白名單，而且，它定期更新，可以免費取用。另外 Harzing 也建議，由於 JQL 參考了 18 個白名單建立而成，如果商管學院要以 JQL 做為研究評量依據，可選擇其中幾個白名單認可的期刊（而非所有期刊）做為認列標準，例如：發表在 FT 50 的是優良的研究，發表在 ABDC（但同時也在 JQL）的則是符合要求的研究。

台灣的商管白名單

投稿國內期刊，需要收費的很少，收費又沒有實質審查的，筆者還沒有聽過。因此，國內的期刊應該沒有付錢即出版的 POA，只是要求的學術嚴謹程度有所不同。至於國內有沒有白期刊名單，以筆者的見解，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每年進行的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所公告的期刊就是白期刊（即 TSSCI 期刊）。2017 年公告的名單中，經濟類計 5 個期刊，管理類有 20 個期刊。刊登在這些國內期刊的文章，往往比一些低階的 SSCI 期刊文章品質要好，前者至少中規中矩，後者很容易看到嚴重錯誤。

另外，科技部各學門每隔數年也會檢討推薦期刊，所推薦的國內外期刊，也可視為台灣的白期刊名單。從各學門的網站，都可以看到此一名單，在商管學門，可見到有 72 個管理類的國際期刊在名單上，在財金、會計、行銷領域，則各有 104、53、31 個國際期刊被納入推薦名單。

有鑑於國內學術研究長期偏重量（論文篇數）而較忽略質（論文影響力），科技部於 2017 年審查研究計畫補助，對申請人的研究考評有重大的調整，首先要求審查人不偏重強調 SSCI 和 SCI，也不強調英文著作必優於中文著作；且新增主持人研究績效表，採計 10 年研究成果，但著作目錄（原 C302 表）之呈現以 2 頁為限。此舉應該有助於學者的研究與投稿行為，

但是否有效改變部分學者對 POA 投稿的偏好，尚言之過早。

Cabells 黑名單和白名單

最新的黑名單可能是 Cabells 公司最近提出的 The Blacklist。這個公司本來就有白名單稱為 The Whitelist，近年特別關注 POA 的發展。如本文開頭所言，2016 年 AACSB 波士頓年會時，有一場次專門討論商管 POA 的狀況，Cabells 在場發表，以 Cabells 就是代表白名單作宣示，闡明該公司的白名單是經過嚴謹審核過的期刊，而 Jeffrey Beall 也是發表人之一，說明 POA 的猖獗情形。2017 年初，Beall 二份黑名單關閉，學界一陣錯愕，Cabells 六月就提出 The Blacklist，相信是根據 Beall 的名單為出發點，再去檢視更新。Cabells 以一個公司之力，訂出了八個檢驗出版商和期刊是否屬掠奪型的指標，包括正直 (integrity)、同儕審稿 (peer review)、網站 (website)、出版方式 (publication practices)、索引 (indexing and metrics)、收費方式 (fees)、取用和版權 (access and copyright)、商業操作 (business practices) 等，每一指標又各有若干細項，一共 64 個細項，例如在正直指標下有一細項是看期刊總編輯宣稱的學術身分是否是假的；在網站指標下有一細項是看是否有一實體地址或有地址但是否是假的。迄 2017 年 8 月 22 日為止，Cabells 白名單一共收錄了 11227 個白期刊，其中商管期刊有 3205 個，其他領域：教育 1637，心理 1856，電算機科學 1579，健康和護理 1140，數學和科學 4329。如果有期刊要進入 Cabells 白名單，可以提出申請；其黑名單則是依據 Beall 黑名單為起點，同時檢視被 DOAJ 和 OASPA 剔除的期刊，也接受外部提出的檢舉，而被歸為黑名單的可以申訴（詳 Cabells 網站）。公司有 4 個專職人員負責黑名單檢討工作，比起 Beall 一人包辦，所收錄到的黑名單在信、效度上相信會更紮實。Cabells 看起來很有企圖心，可惜這是一個商業機構，想要獲得某一期刊是否在其白名單或黑名單，必須付費，讀者可以洽自己學校圖書館瞭解是否有訂購此資料庫。以筆者獲得的資訊，台灣似乎還沒有機構使用此一資料庫。

為利讀者進一步瞭解前述國外黑白名單的資料，附錄二提供各名單的網站。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提醒讀者 POA 的出現，已汙染了學術知識的傳播，也直接挑戰了現行的許多學術把關機制，及帶來各種副作用，包括鼓勵了學術投機行為等等，凡此對國內及國際的學術發展，於短期、長期皆不令人樂觀。

幾乎可以確定，POA 不會停止滋長，國內已有資深學者對此一歪風表示憂心，感到對學術發展的「視界」和「識界」不利（胡潔芳，2017）。但學術界的責任不在終結 POA，學術界的主要責任在於科學知識的傳播不受 POA 汙染，也在於實踐合理公平的研究評量制度。以下，謹列筆者個人淺見。

對學者的建議

對於學者個人投稿，建議先考量領域內的科技部期刊推薦名單，這些名單是領域內同行經過審慎過程建立的，是一不折不扣的白名單。科技部名單之外，也可以參考 Harzing 的 JQL，以她收錄期刊的方式，是令人信任的參考資料。消極的作法，可以參閱 Beall 的兩個黑名單，看看想要投稿的期刊，是否被收錄，建議先看獨立期刊黑名單，如不在此一名單，就去此一期刊的網站看它屬於哪一間出版商或機構，再以這一家出版商名稱去看是否被收錄於 Beall 的出版商黑名單。但要特別注意的是，POA 滋長太快，Beall 名單只是一個檢查的起點，任何黑名單都不可能跟上 POA 的滋生，Cabells 黑名單以一個企業之力也不可能都跟得上。如果在黑名單上找不到此一期刊，但又不放心，那麼以下幾個線索值得參考：1. 期刊的通訊不專業也不學術，而是一般的 e-mail（如：@gamil.com 或 @yahoo.com）；2. 要求用他們的 email 地址直接去投稿；3. 答應或暗示可以近期出版；4. 沒有提要收取稿件處理費；5. 沒有提期刊對研究倫理的要求；6. 如果是研討會徵稿，列出一堆期刊名稱，表示稿件有機會在這些期刊接受刊登；7. 期刊網站內容有錯字或文法錯誤。如果發現其中一、二項，此一期刊（或研討會）就十分可疑了。其實，投稿者可以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一期刊聽過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這期刊大概不值得投了。

對博士班的建議

對於博士班的負責人，建議考量國際發表（有 I 或沒有 I）的畢業門檻是否應調整。10 餘年來，部分博班生合資格掛名花錢刊登求得畢業，已不算是秘

密，制度其實不需要逼使學生走旁門左道。建議可以換一種檢核方式，例如：要求學生投稿到領域內科技部推薦的期刊，如果沒有被頂級期刊 desk reject 就算過關，或其他級期刊給予 revise and resubmit 就過關，如此相信可以在學術養成中學得正確觀念和態度，也不至於畢業後習於以 POA 發表做為生存之道。本研究發現部分學校投稿 AJBM 數量之多，很可能與博士班畢業門檻有關，此一推論是否正確，很容易從歷年博班發表記錄求證。由於國際發表的畢業門檻在許多博班設立多年不變，目前部分博班生向 POA 投稿的行為依舊不斷發生。試想歐美博士班通常不要求畢業前有期刊發表，許多畢業生求職時，並沒有期刊論文，但只要博班受過良好的訓練，未來依舊可以成為很好的學者，對商管社群做出良好的貢獻。

對學術機構的建議

對於大學和學術單位，建議要考量現行運作的評量制度是否直接、間接的鼓勵了 POA？如果強調要有 I，如果強調要國際發表，就很可能已經引導了學界同仁偏差的投稿行為；從文獻可知，所有已知的 POA 全部都是國際期刊，而知名的 JCR 和 Scopus 白名單都無法免於 POA。國內正經的期刊不算少，但即使被認可的 TSSCI 期刊，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稿源並不豐富，顯示許多學界同仁寧投國際期刊也不想投國內期刊，這是制度使然；再細看品質，許多國內期刊文章要比國外名不見經傳期刊文章明顯要好，反映出審稿把關的相對嚴謹，但現行制度往往沒有肯定其應有的價值。建議學校的決策單位認真思考現行研究規範是否有所偏誤，是否正在直接間接鼓勵甚至放任老師在 POA 發表？是否近 10 年有教師以 POA 期刊順利升等？或順利取得研究方面的獎勵？具體作為上，可參考好的白名單來評量研究品質，沒有聽過的期刊則可以以 Beall 或 Cabell 的各項標準作為依據，來瞭解教師的研究作品是否為投機心態下的產品。良善的制度可以導引正向行為，也能保護堅守原則的教師，進而增進成員的公正感受和對學校制度的信心，這是學術機構管理階層無可迴避的道德責任。

對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建議

當全國高教體系把學術研究當作產業，強調國際化，重視量化 KPI 時，其不妥實令人不安（洪世章，2017；胡潔芳，2017）。建議教育部思考，台灣在全

球科學演進和知識散播的行列中，是否有比現在更好的角色扮演？如果上了國際化的列車已難退票，是否能讓台灣坐一個更好的位子？其實，教育部高教司和科技部可以做而且會有長遠良好影響的一件事，是比照技職司代表所有技職校院購得 WOS（可得到 JCR 資料）的方式，協助全體高教校院購得 Cabells 的黑、白期刊名單共同使用權，尤其是黑名單，因為另有一些良好的白名單是可免費使用的（如 JQL），而 Cabells 黑名單已是目前全球唯一有持續更新的黑名單，全球學術單位對此名單的需求只會逐漸增強，以台灣學者涉入 POA 的程度，對它必然有實際的需要。如果各院校有 Cabells 黑名單在手，將可以使學者投稿時，不易誤投而成受害者，也能協助各院校調整研究評量制度後，在操作上有所依據。長期而言，將可有效減少 POA 對學術發展的汙染，並樹立一個令成員信賴的升等及研究獎勵的公平制度。

真正重視學術品質的地方，不會為 POA 操心，因為學術文化和制度不允許，也不會有成員願意把自己的研究投到 POA。在達到那樣的境界之前，POA 是大家嚴肅面對的議題。

參考文獻

- 林奇秀與賴璟毅，2014。開放近用的陰暗面：掠奪型出版商及其問題。《圖書與資訊學刊》，第八十五期：1-21。(Lin, C. S., & Lai, C. Y. 2014. The shady side of open access: The emergence of predatory publishers and its problems. *Bulleti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85: 1-21.)
- 洪世章，2017。發行人的話：莫愁前路無知己。《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十八卷第三期：1-3。(Hung, S.C. 2017. Publisher's note: No worry about being alone on the road ahea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18(3): 1-3.)
- 胡潔芳，2017。從追求顯著差異談起。《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十八卷第三期：53-55。(Hu, C. F. 2017. On searching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other issu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18(3): 53-55.)
- 教育部，2017。《臺教高五字第 1050150406 號函》。台北：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2017. *Ministry of Education's official letter No. Tai-Jiao-Kao-5-Tzu 1050150406*. Taipei: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 Adler, N. J., & Harzing, A. W. 2009. When knowledge wins: Transcending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academic ranking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8(1): 72-95.
- Alison, M. 2016. *U.S. government agency sues publisher, charging it with deceiving researchers*. Retraction Watch. <http://retractionwatch.com/2016/08/26/u-s-government-group-sues-publisher-charging-it-with-deceiving-researchers/>. Accessed August 27, 2017.
- Beall, J. 2015. Predatory journals and the breakdown of research cultures.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31(5): 473-476.
- Beall, J. 2016a. *List of publisher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222020349/https://scholarlyoa.com/publishers/>. Accessed July 31, 2017.
- Beall, J. 2016b. *List of standalone journal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202192038/https://scholarlyoa.com/individual-journals/>. Accessed July 31, 2017.
- Beall, J. 2017. What I learned from predatory publishers. *Biochemia Medica*, 27(2): 273-278.
- Berger, M., & Cirasella, J. 2015. Beyond Beall's list: Better understanding predatory publisher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 76(3): 132-135.
- Bohannon, J. 2013. *Who's afraid of peer review?* *Science*, 342(6154): 60-65.
- DOAJ. 2017. *What are the basic standards that a journal must meet for the application to be considered?*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doaj.org/faq#standards>. Accessed August 20, 2017.
- Grant, B. 2009. *Editor quit after fake paper flap*. The Scientist.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27461/title/Editors-quit-after-fake-paper-flap/>. Accessed August 24, 2017.
- Harzing, A. W., & Adler, N. J. 2016.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From potential to reality-new open-access journals to collide with conven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15(1):

- 140-156.
- Jalalian, M., & Mahboobi, H. 2014. Hijacked journals and predatory publishers: Is there a need to re-think how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research? *Walailak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5): 389-394.
- Kolata, G. 2013. *Scientific articles accepted (personal checks, too)*.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3/04/08/health/for-scientists-an-exploding-world-of-pseudo-academia.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August 14, 2017.
- Lariviere, V., Haustein, S., & Mongeon, P. 2015. The oligopoly of academic publishers in the digital era. *PLoS ONE*, 10(6): e0127502. doi: 10.1371/journal.pone.0127502
- McLeod, A., Savage, A., & Simkin, M. G., 2016. The ethics of predatory jour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in press. doi: 10.1007/s10551-016-3419-9
- Nelson, N., & Huffman, J. 2015. Predatory journals in library databases: How much should we worry? *The Serials Librarians*, 69(2): 169-192.
- Petrini C., & Alleva, E. 2015. On the oligopoly of academic publishers. *Ann Ist Super Sanita*, 51(4): 259-260.
- Pyne, D. 2017. The rewards of predatory publications at a small business school.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48(3): 137-160.
- Shen, C., & Bjork, B. -C. 2015. 'Predatory' open acc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rticle volumes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BMC Medicine*, 13(1): 230.
- Solomon, D. J., & Bjork, B. -C. 2012. Publication fees i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Sources of funding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choice of journ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3(1): 98-107.
- Tenopir, C., & King, D. W. 1997. Trends in scientific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28(3): 135-170.
- Thornton, P. H. 2004. *Market from cultur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n, L., Ivana, B., Biljana, B., Ljubica, I.B., Dragan, M., & Dušan, S. 2014. Predatory and fake scientific journals/publishers - A global outbreak with rising trend: A review. *Geographica Pannonica*, 18(3): 69-81.
- Truth, F. 2012. Pay big to publish fast: Academic journal rackets.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10(2): 54-105.
- Virmani, V. 2016. *Open access temptations: Buyer beware*. Working paper No. 2016-03-49,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hmedabad, India.
- Vogel, G., & Kupferschmidt, K. 2017. A bold open-access push in Germany could change the futur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Science*. August 23.
- Xia, J. 2015. Predatory journals and their 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s. *Learned Publishing*, 28(1): 69-74.
- Xia, J., Harmon, J. L., Connolly, K. G., Donnelly, R. M., Anderson, M. R., & Howard, H. A. 2015. Who published in "predatory"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7): 1406-1417.

附錄一 ABDC 白名單內的 25 個黑期刊

	期刊名稱	創刊年份	出版商
1.	Journal of Financial Education	1972	Fina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2.	Journal of Internet Banking and Commerce	1997	Allied Academies
3.	Academy of Marketing Studies Journal	1980	Allied Academies
4.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view	2011	Asian Economic & Social Society
5.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s	2004	Business Perspectives
6.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03	Business Perspectives
7.	Asian Social Science	2005	Canadian Center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CESER Publications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form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2007	CESTER Publications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1	Econ Journals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1	Econ Journals
12.	Journal of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03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6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4.	Asia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3	Macrothink Institute, Inc.
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NA	Macrothink Institute, Inc.
16.	Musta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NA	Mustang Journals
17.	Journal of Stock and Forex Trading	NA	OMICS International
18.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search	NA	Sciedu Press
19.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2011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20.	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02	Serials Publications
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4	Serials Publications
22.	Asian-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2001	Serial Publications
23.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NA	Serials Publications
24.	Asian 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2011	Asian Economic & Social Society
25.	Banks and Bank System	2006	Business Perspectives

附錄二 國外黑、白期刊名單網址

- ABDC (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
<http://www.abdc.edu.au/pages/abdc-journal-quality-list-2013.html>
- Beall's List (predatory publishers and predatory standalone journals):
<https://beallslist.weebly.com/>
- Cabells Journal Whitelist and Blacklist:
<http://www.cabells.com/>
-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s://doaj.org/>
- JCR Journal List (SSCI and SCI):
<http://mjl.clarivate.com/>
- JQL (Journal Quality List):
<https://harzing.com/resources/journal-quality-list>

Predatory Publishing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Whitelists/Blacklists and Cautionary Notes

T. K. Peng
I-Shou University

Paper No. : 3796

Received September 5, 2017→First Revised December 23, 2017→Accepted February 12, 2018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scienc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is “pay-to-read”. Users read and use journal papers via subscription of journals and databases. This model overtime enables major publishers to dominate the industry. Constantly facing subscription fee hikes, the academics has thus developed an open access model, one that is “pay-to-publish” and allows free use of published papers by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Despite the positive intention, the new model opens an opportunity for publishers and journals that are interested solely in making profit. Naturally, it results in predatory open access (POA) and pseudo-science. This study first outlines the evolution of open access and introduces POA in terms of its operations, quality, users, and fees. Second, it present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OA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d the impact of such publishing as well as how business scholars in Taiwan have involved in POA. Third, it address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journal whitelists and blacklis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the final section, this study makes suggestions specifically for individual researchers, doctoral program director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 hope to minimize the contamination of POA 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ppraisal system.

Key Words: open access, predatory publishing, journal quality.

Research Background

Since about 10 years ago, the emergence of predatory publishing has brought extensively negative effects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research quality assessment.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scienc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is “pay-to-read”. Users read and use journal papers via subscription of journals and databases. This model overtime enables major publishers to dominate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industry with huge profit. Constantly facing subscription fee hikes, the academics has thus developed an open access model, one that is “pay-to-publish” and allows free use of

published papers by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Despite the positive intention, the new model opens an opportunity for publishers and journals that are interested solely in making profit. Naturally, it results in predatory open access (POA) and pseudo-science. This phenomenon is alarming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 study explicitly addresses this issue in one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ublications (Harzing & Adler, 2016). AACSB, the world’s largest accreditation body for business education, also organized a symposium themed “How to spot a wolf in sheep’s skin” in its 2016 annual conference.

What is POA?

The business model of POA is fundamentally providing quick acceptance of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without review or with only minimal review while charging substantial article processing fee. Jeffery Beall put together two long lists of POA, one of publishers and

T. K. Peng (correspondence author) i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hou University. E-mail: tkpeng@isu.edu.tw.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Hsimei Chung, Timothy Lin, and Huichuan Tang for their valuable comment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is paper. My deep thanks also go to Lee Hsinyun for assistance in data retrieval.

the other standalone journals. Till the end of 2016, his lists include 1163 publishers and 1310 standalone journals.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count how many questionable journals are there because many of the listed publishers publish multiple hundreds of outlets. For example, Canada Research Publication publishes 400 and more journals while OMICS publishes more than 700. More important, POA journals grow much faster than he could ever spot. Nonetheless, his lists have been the major source worldwide to determine if a journal is practicing exploitative operations.

The quality of papers published in open access outlets has caught scholars' interest. Several tests and stings were reported. For example, Bohannon (2013) drafted a fictitious paper with numerous errors and sent it to 304 OA journals. Among them, 167 were picked from DOAJ (Directory of OA Journals, the world's largest OA data base claiming to list only decent journals) and 121 from Beall's lists. Excluding 49 journals that were non-responsive, the studied sample was 255. Of these journals, 157 accepted the bogus paper while 98 rejected it. Among the journals granting acceptance, 121 were on Beall's lists. This experiment suggested that Beall was good at identifying POA, 82% of the listed journals accepted the fatal paper and that DOAJ was not reliable because 45% of the journals it listed accepted the paper. Moreover, the sting embarrassed giant publishers like Elsevier, Wolters Kluwer, and Sage as their journals also accepted the fake paper.

Who published in POA? Taking findings from several studies together provides a general profile of these authors. They were more often than not from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re was pressure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but academic resources were limited. Specifically, these authors are likely to be the so-called research proletariat (Truth, 2012): junior scholars, e.g., doctoral students and assistant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not well-trained in doctoral education who find it challenging to publish in decent journals. Nonetheless, the literature also indicates that scholars across disciplin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d their research published in POA as well.

POA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While the literature in POA mainly examines the disciplines in hard science (e.g.,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soft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provides a contrast between disciplines. Harzing and Adler (2016) presen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OA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minant features of these journals includ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legitimacy (e.g., fake editorial board or editors lacking academic credentials, fictitious impact factors), very broad scope (i.e., inclus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ary domains to maximize submissions and thus profits), mystery headquarters and residents of cyberspace (no revealing of where the journal headquarter is or providing fake address in economically advantages countries such as Canada or United Kingdom), very quick turnaround (the process from submission to publication is often less than a month), quality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often very low, etc. Understand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help scholars ignore solicitation emails from POA journals.

Despite that some studies suggesting the authors of POA papers are mainly scholars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untries (e.g., Truth, 2012), Harzing and Adler (2016) argue that it is not the case for POA in management. They have found many articles written by authors from the most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economies. Pyne (2017) echoes this argument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ublications at a young teaching-oriented business school in Canada. His research question is: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A publications and salary and research award? The 62 faculty members of the school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essional instructors (n = 20, without PhD, non-tenure track), teaching only faculty (n = 12, tenure-track), traditional (n = 27, PhD holders,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sponsibility), and recently retired faculty (n = 3). These individuals published a total of 496 publications up to 2015, of which 78 are in POA journals. As expected, the traditional had more publications than other colleagues but they also had more POA articles than others. Of the traditional, one member

published 10 POA papers and another with all four publications in POA while some never had papers in POA. By faculty category, the percentages of members with POA publications for the traditional, sessional, and the teaching only were 61.5%, 50%, and 28.6%, respectively. The recently retired professors had never had their studies published in POA. Of those with studies in POA, 75% of the traditional members had more than one in POA (average 4.3 publications per person whereas other categories had 2.5 predatory papers on average). Pyne's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 of overall publications and salar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insignificant if only examining POA publications. It also report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POA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award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insignificant when all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

The most discussed POA in management is perhaps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JBM) published by Academic Journals. It was indexed by ISI from its very first issue in 2007 until 2012 when ISI delisted it. From 2007 to 2011, the numbers of articles AJBM published are 28, 30, 114, 446, 1350, respectively. During 2011-2013, it published weekl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published two issues each month. AJBM published a total of 1968 articles from 2007 to 2011. The publications mainly came from these countries: Taiwan (462), Malaysia (249), Iran (210), South Africa (198), Turkey (178), Pakistan (166), China (92), Nigeria (65), Serbia (62), Spain (58), US (35), India (31), Romania (30), South Korea (24), Brazil (19), Australia (18), UK (15), Saudi Arabia (14), Slovakia (13), and Bangladesh (13). Within Taiwan, there were 21 schools having more than 10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The statistics reported in this section suggest a number of issues. First, authors of POA publications in management are not just research proletariat (Truth, 2012). Senior scholars may repeat submitting to POA if they are encouraged by the system. Second, an appraisal system encourages POA publications if it emphasizes numbers without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check for POA. Finally,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experienced POA authors turn POA managers? It is likely because they know the game

of deceptive practices and they know who to send their solicitation emails to. But it is a research question in the future.

Journal Whitelists and Blacklist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both journal blacklists and whitelists. A blacklist warns what to avoid whereas a whitelist tells what is acceptable. Beall's lists had virtually been the world's only source to check for predatory publishers and journals. However, he closed the lists in mid-January 2017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his librarian cohort who strongly advocate OA against the dominance of giant publishers. It is because the librarians believe that his blacklists are an obstacle to the OA movement (Beall, 2017). Fortunately, Beall's lists are still widely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to date and can be found without difficult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lists are only up to the end of 2016. The lists are only a starting point for checking POA because, as mentioned earlier, POA emerges much faster than one can ever spot.

There are several journal whitelists. FT 50 compiled by Financial Times is one of them. However, having publications in the journals on FT 50 may be challenging for many scholars, thus limiting the utility of the list to target papers at journals. ISI indexed journal lists (i.e., SSCI and SCI) have been widely used. Unfortunately, these lists have indexed POA journals and their rigor of inclusion has been seriously questioned (e.g., Harzing & Adler, 2016). For this reason, some business schools turned to ABDC (Australian Business School Deans Council) for assessing faculty research performance. However, ABDC also indexed predatory journals on Beall's lists. In its 2016 interim report, ABDC removed some predatory journals from its 2013 list but the latest list still keeps 25 such journals. The report lists these questionable journals explicitly to assist users of ABDC. Recommendations to remove/add journals need to be initiated by eligible submitters, members of the business

school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25 predatory journals are listed in Appendix 1.

JQL (Journal Quality List) has been compiled and updated by Ann-Wil Harzing since 2000 and its 60th Edition was out in September 2017. Based on 18 sources (e.g., FT 50, ABDC, ABS in UK, ESSEC in France, but no ISI), she regularly updates and keeps JQL current. She avoids low-end journals on a long list (e.g., ABDC) and keeps approximately a total of 1000 journals in 15 sub-disciplines i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JQL should be a reliable whitelist in setting research standard. Also worth mentioning are the Cabells lists. A private company, Cabells claims to have provided a journal whitelist for decades and it has started its blacklist since July 2017. The Cabells blacklist may be the only source in the world targeting deceptive practice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How good is the list is waiting to be judged. Finally, as scholars in a certai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its journal whitelist, Taiwan has its own whitelist of journals that publish papers mostly written in Chinese. The quality of these

papers is often better than that of those published in low-end indexed journals, despite the appraisal system in many academic institutes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ppendix II presents the websites of the whitelists and blacklists summarized in this section.

Suggestion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OA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 system that stresses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ut without much of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check on the quality is practically a facilitator of POA. In the final section, this study makes suggestions specifically for individual researchers, doctoral program director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hoping to minimize the contamination of POA 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appraisal system.

彭台光於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國際企業經營學系服務並兼學院院長，講授組織行為、研究方法及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他的研究曾發表在國內的管理學報、組織與管理及國外的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Leadership Quarterly*、*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等等。他目前在幾個學刊的 editorial board 服務，包括組織與管理、臺大管理論叢、人力資源管理學報、*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等。

T. K. Peng i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ppears in such outlets 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Leadership Quarterly*, and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He currently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several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s well as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